

色藝雙絕一奇葩

一代名伶言慧珠

(上)

●李能宏

藝術家庭一脈相傳

言家是蒙古族人，世代為官。當言菊朋到了學齡時，被父親送到陸軍貴胄學堂去入學，原想要他走讀書做官的路，可是言菊朋從小就喜愛京劇，以致連陸軍學堂的戎裝都穿不整齊，同學們都叫他「邋邋兵」。學堂畢業後，在蒙藏院裡得了一個小差事，月薪八塊錢。勉強養活一家五口。

當時，言菊朋迷上譚鑫培的戲，只要譚有演出，他就買張最低價的票，去過他的戲癮。十多年如一日，言菊朋看譚的戲有了心得。除了看戲以外，他還千方百計地結交譚氏的左右手，錢金福、王長林和名琴票陳彥衡，盡得譚氏的發聲方法和如何運腔的妙處。後來他又結交楊小樓和王

瑤卿，希望從他們那裡得到些譚派秘訣和竅門，總之，凡是對他學譚有利的事情，他總不辭辛苦，全力以赴，老天不負有心人，譚派名票言菊朋的聲譽，在北京漸漸傳開了。

一九二三年，梅蘭芳第五次到上海登台，王鳳卿因年老多病，不能南下參加演出，有人介紹言菊朋和陳彥衡去協助梅蘭芳到上海公演，言明月薪三千塊錢。「錢」誰都愛，可是蒙藏院正準備升言菊朋為科長，因此他踟躕了好久，最後他的上司答應他請假兩個月，回京後官復原職，於是言菊朋就欣然上路了。

在上海演出期間，除了跟梅蘭芳合演「探母」、「汾河灣」等戲外，還演出了「罵曹」、「賣馬」、「戰太平」、「定軍山」等老生戲，言菊朋的唱和陳彥衡的

琴，都得到觀眾的好評，言菊朋回京後，他的上司調了差事，新上任的上司，就借「請假唱戲不成體統」的理由將他裁掉，換上了自己的親戚去補了缺。言菊朋差事被撤，只有下海唱戲了，此後他更加緊苦練，一心想繼承譚派，做一個好演員。

璀璨明珠機緣巧合

言慧珠（一九一九—一九六六）學名仲明，又名吾生，一九一九年出生在北平一個藝術家家庭裡，父親言菊朋是菊壇名伶，母親高逸安是電影演員。言慧珠前有姐姐哥哥。姐夫劉樂三是譚派老生（在台灣過世），哥哥言少朋是馬派老生、妹妹言慧蘭是話劇、電影演員，妹丈是四小名旦陳永玲、弟弟言小朋，原習武生，後改行演電影，言少朋妻張少樓是言派老生，言

（上）珠慧言伶名代一

少朋之子言興朋也是言派老生，曾來台演出兩次，甚獲好評，現在美國讀書。

言菊朋是個思想很保守的人，其妻高逸安則是個新潮派女子，夫妻倆時常為管教子女而爭吵。言菊朋堅決反對子女學戲，高逸安則不加約束。

言菊朋首次與梅蘭芳合作，全團人員一起乘火車去上海，年僅四歲的慧珠也隨父同行，她天性活潑，穿的紅棉襖，頭上扎兩個小辮，模樣很像京劇裡的「紅孩兒」，煞是逗人喜愛，梅蘭芳把她叫了過去，她乖乖的依偎在梅的身邊，一點也不怯生，又說又笑，梅很喜歡她，對言菊朋誇獎慧珠機靈可愛，長大了當演員準是一塊好料子，言菊朋聽了只是莞爾一笑。二十年後，慧珠果然做了梅蘭芳的學生，是機緣，也是巧合。

初次登台一鳴驚人

言慧珠小學畢業後，又考進春明女子中學，此時已十二歲，言菊朋自從上海歸來後，聲譽大振，各方邀約不斷，每天非常忙碌，除演戲外，就在家裡吊嗓練功。言慧珠沒上學前就會唱「女起解」，受家庭的影響和平時的耳濡目染，培養了她對

京劇的強烈愛好。父親不讓她練功吊嗓，她就偷著練壓腿，下腰，走台步，跑圓場，凡是京劇演員所必需的基本功，她都練會了。許多唱段也能唱得有板有眼。

在春明女中校慶時，她第一次登台唱「女起解」，這次演出顯示了她的表演才華，台下觀眾掌聲不斷，演崇公道的演員，趁機插科打諢，逗趣地說：「都是您家老爺子死腦筋，如果讓你當演員，準能一下子轟動北京城」，逗得觀眾哄堂大笑。父親言菊朋經常去外地演出，她就悄悄地請老演員給她說戲，短短幾年，她竟瞞著父親學會了十幾齣青衣、花旦和武旦戲。老師們看準了慧珠是顆藝術明珠，不能讓她埋在土裡就去找言菊朋說情，經老友們再三勸說，解除不准女兒學戲的禁令，但是只准陪父親唱戲，不能當職業演員，這樣，慧珠於一九三七年，以言慧珠為藝名正式開始學戲，有時也參加一些演出。一九三九年，她和言少朋、王超群合拍了戲曲藝術片「三娘教子」，當時轟動九城，受到觀眾的鼓勵，老師的鞭策，增強了她做專業演員的決心，她向父親流露了自己的想法，言菊朋的心動了，對女兒說：「你要唱戲，我本不贊成，你既然十分

愛好，又有藝術才華，我也不便阻攔，只是學戲要下苦功才行，你在藝術上求發展，依你的條件應學梅派。」（她先學程派）因當時兵荒馬亂，交通不便，無法達成拜師願望，直到一九四三年，慧珠才到上海拜梅蘭芳為師。

父女搭檔同台演出

言菊朋沒有自己的班底，演出時，給他配戲的演員很不固定，在找不到合適的旦角時，就由言慧珠擔任，演出後，觀眾反應良好，言菊朋也很滿意，一些老朋友趁機對菊朋說：「慧珠演得很好，眼下旦角缺人，何必捨近求遠，乾脆自己組班演出，一來增加經濟收入，二來對女兒是個鍛煉，豈不兩全其美。」言菊朋覺得這話有理，就開始組班，取名「詠評社」，首場演出「打漁殺家」和「賀后罵殿」。

「打漁殺家」是言菊朋的拿手好戲，他扮演的蕭恩，唱腔蒼涼悲感，吐字歸韻清晰，慧珠的桂英扮相清秀，表演細膩，悲痛哀傷的真情洋溢，當演到蕭恩被重責四十大板回家時，女兒悲憤地唱出「罵聲賊子真可恨，欺壓爹爹為何情」然後心裂腸斷地念道：「如此說來，爹爹你受了屈

了」語氣淒慘，令人心酸，整齣戲，充滿了強烈真摯的父女之情，把舞台的張力發揮得淋漓盡致。

「賀后罵殿」是程派戲，慧珠師承了程派唱腔輕柔婉約、細膩深沉的特點，自己又有所發揮，聽來令人迴腸盪氣，餘味無窮。這次首場演出，轟動了北京，滿城評論言氏父女同台演出「殺家」、「罵殿」的佳話，於是「詠評社」一時名角雲集，北京的長安戲院、吉祥戲院場場客滿，觀眾盈門。從偷看學戲到正式掛牌演出，言慧珠就像一顆璀璨的明珠，開始放射出奪目的光彩。

千辛萬苦尋找愛女

言菊朋在台上紅了將近十年，他的鴉片煙癮越來越大，衣著也越來越邋遢了，經濟上還可以，但妻子越來越不愛他，使他只有在大煙館裡自得其樂。不幸的是，在慧珠十二歲那年，一個天氣陰霾的早晨，高逸安留下少朋、小朋兩個兒子，帶著慧珠、慧蘭姐妹倆，毅然離家出走。搭上下南下的火車去了上海，在明星公司當了電影演員，曾和胡蝶、楊耐梅等配戲演了老旦。

言菊朋最心愛的女兒被妻子帶走後，每天愁容滿面，爲了找回慧珠，他爲荀慧生「跨刀」再次到了上海，一面唱戲，一面尋找愛女。

他找了一位張姓律師，研討如何能找回愛女，他不懂法律，心想只要去法院告狀就能要回女兒，其實沒有那麼簡單，法律規定，女兒是夫妻共有的，夫妻名分在，孩子在母親身邊並不違法。

張律師建議，要在「錢」和「磨」兩字上下功夫，言菊朋聽了很有道理，張律師答應先去找電影界的名人石川出面調停，再找上海黃金榮給高逸安施加些壓力，也未嘗不可，當年在上海灘，誰都得買「麻皮金榮」的帳，何況一個小演員呢？這方法很奏效，言菊朋這邊不動聲色，高逸安那邊卻不安寧。一會兒大導演石川找她談話，一會兒黃金榮那邊也找她，最後張律師直接登門拜訪，德威並用，硬軟兼施，最後言菊朋付高逸安二千五百大洋，要回了慧珠。合約期滿後，言菊朋帶著女兒回到北京。

父藝女傳傾囊相授

光陰荏苒，日月如梭，忽忽又是二、

三年下來，慧珠已經長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，父親告訴她，做演員之難處，尤其是女演員，麻煩事更多，到那裡都有地痞流氓找麻煩，希望減低她學戲的狂熱，慧珠虛於委蛇，每天還是瞞著父親偷偷練功，學唱，一天，她正在練習「春閨夢」，載歌載舞，神態飄逸，幽咽婉轉，似斷似續，還真有點程硯秋的味道，菊朋聽著看著大吃一驚，心想，這孩子又沒人教，那裡去學的程派戲。

言菊朋發覺女兒言慧珠唱戲的條件比自己好，就和顏悅色地對女兒說：「慧兒，你這樣學程派，一輩子也學不好，程老板和我一樣，嗓音不好，才憋出一個程腔來，這個程腔如訴如泣，細線似流，有它特別柔順的地方，所以程老板專唱描寫婦女悲慘命運的戲，你現在只憋住嗓子哼，外行人聽來倒有點像，內行人一聽，就全沒有程老板的神韻。」

接著又給女兒上了一堂課，把梅、程、尚、荀四大名旦的特色詳加講解分析，並說明四位旦角都是根據各自的天賦和特長創造出流派來。父女倆討論的結果是，放棄學程，改學梅派，這短短的談話，決定了慧珠一生的命運，在她以後近三十年

的舞台生涯中，是個關鍵的轉折點。慧珠得到父親調教，高興萬分。跑遍北京城，購買梅蘭芳的唱片，買不到的，就到父親朋友家去借，高中沒畢業的她，退了學，全神貫注的學梅派戲，父親也時常給她指點，有空的時候，帶兒子少朋和女兒去聽劉寶全的大鼓，吸收各種曲藝的特長，來豐富自己的言派唱腔。他苦練了一段時間，「言派」戲漸漸有人喜歡聽了。

自我塑造光芒四射

言菊朋擅長「自我塑造」，充分利用自己的優勢，掩蓋嗓子的缺點。他的秘訣是腔由字生，字正而後腔圓，所以，他創造的唱腔和念白，力求四聲正確，句句清楚，而且設計的九曲迴腸，細如流水，將劇中人物的感情，充分表達出來，感染觀眾，這時，也有劇評家出來捧場了，都說「言派」很受聽，腔花味濃，菊朋憑借自己的文字根基厚實，自編、自導、自演了「吞吳恨」、「鼎盛春秋」、「白帝城托孤」等新戲。又將沒有人唱的「讓徐州」、「臥龍吊孝」，自編唱詞和念白，委婉曲折，娓娓動聽，三十年代後期，言菊朋又開始紅了，他灌的「讓徐州」唱片風行

全國，家喻戶曉，連三輪車伕都會哼兩句「未開言不由人珠淚滾滾」。從此以後，校場小六條的言府，就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聲音，父親從高亢歸於低沉，女兒從低沉趨向高亢，一個平淡中有奇，一個絢爛中出色，各有所長，盡情發揮，相得益彰。

幸遇名師琢磨美玉

慧珠聽了一年多的唱片，對梅的「霸王別姬」、「遊園驚夢」、「生死恨」等，已經唱得有板有眼，揮灑自如，她聲音響亮，字正腔圓，真有幾分梅味。慧珠整天纏著父親，要去拜梅蘭芳為師，菊朋告訴女兒，不拜師一樣可以學好。自己從來沒在台下看過譚鑫培，不是也能學譚派嗎！女兒頂了菊朋一句，因為你有陳彥衡教戲。

最後父親答應給她找梅蘭芳的琴師徐蘭沅教戲，徐蘭沅是梨園世家，幼年學戲，生旦淨丑行行涉獵，後來專拉京胡，諳熟戲路音樂，精通曲牌鑼經，梨園行稱他「六場通透」的琴聖，他不但會噴吶、鑼鼓、月琴、三弦和京胡，而對各派唱腔和武打動作，也能如數家珍，許多有名的琴師，都是他的徒弟，許多名角他都傍琴過

，尤其是跟譚鑫培和梅蘭芳的時間最長。他在伴奏中運用優美和諧的過門和出神入化的托腔墊頭，為梅蘭芳的演唱起了烘雲托月的作用。

慧珠一聽，老爸要給她介紹名琴師學戲，高興的跳了起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買了禮物直奔徐府而去。進門後，先親熱地叫了一聲「師娘」。俊俏的臉蛋、柔和的談吐，徐師母一見就喜歡慧珠。師母說：「老頭子還在睡覺，先進屋坐坐吧。」慧珠應聲進了屋裡，坐了很久，師父還沒起床，快到中午了，師母開始洗菜做飯，慧珠捲起袖子，幫師母下廚，師母一再攔阻，慧珠堅持要幫忙，她幹得有板有眼乾淨俐落，師母滿心歡喜。三天過去，五天消逝，老師不是忙於應酬，就是忙著演出，回家總是很晚，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，接連兩個星期，無緣見老師一面，到和師母混得很熟，宛如母女了。

天賦加恒心造就奇葩

慧珠天天趕到徐家，粗細活兒搶著幹，師母過意不去，就對丈夫說：「人家孩子天天來，不能老是躲著，還是給她說說戲吧！免得別人說閒話，學不學得好，那

就看她自己啦！」徐蘭沅聽後，心想，慧珠是言家的三小姐，那能吃得學戲之苦，難難她，叫她知難而退。在一天早上，慧珠見到了老師，老師說：「你想學梅派戲，今天先教你兩句『鳳還巢』的慢板，明天來唱給我聽聽，看你行不行。」慧珠一聽，喜出望外，老天不負有心人，忙回答師父：「只要老師肯教，我一定苦學」，老師把兩句慢板哼了一遍，把梅派的特點和要領，細說給慧珠聽，她眼睛盯著，耳朵細聽著，默默地把一切記在心裡，回家後，走路哼、吃飯哼，睡覺也哼。

第二天，慧珠把這兩句慢板，有板有眼字正腔圓地唱給老師聽了，老師聽後，拍案叫好，心裡折服，想道：「慧珠學戲有靈氣，不僅一點就透，而且玲瓏剔透，真是塊好材料」。

此後，老師毫不保留地細心傳授，澆灌這棵芳香欲吐的蓓蕾了。

初到上海一炮而紅

慧珠學藝的過程是很幸運的，她先從徐蘭沅那裡學梅派唱腔，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的練習，紮下堅實的根基。

後來經父親和徐師的介紹，又拜了朱

桂芳和閻嵐秋（九陣風）兩位名旦為師。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八年這段時間裡，慧珠如醉如痴的跟徐師學梅派聲音韻，跟朱桂芳學舞蹈身段，跟閻嵐秋學武旦和刀馬旦，不管刮風下雨、烈日當空，她都風吹不散、雷打不動。功夫不負有心人，勤奮耕耘自有好收穫，慧珠經過這幾位名師指點，從此打下了紮實的功底，遠遠超過了科班出身的演員，成了個活靈活現的「女梅蘭芳」，這一段時間，是她的黃金時代。

言父看著女兒苦學成才，心裡很寬慰，同時自己的言派，也已被社會肯定，言家似乎中興有望了，他高興地對女兒說：「慧兒，你這幾年的苦練，已有九成把握了，我們父女搭班吧！」

一九三九年，慧珠二十歲，正值荳蔻年華，她長得亭亭玉立，身材高挑，曲線玲瓏，皮膚雪白，俏麗而又純潔，眉宇間充滿了一股英俊的靈氣，不像南方的閩閩千金或小家碧玉，表現出北國胭脂，燕趙佳人的特有素質。

這一年秋天，言父再度組班，南下上海，在八仙橋黃金大舞台演出，菊朋此行，帶的旦角是「四塊玉」的侯玉蘭，慧珠

也隨行，想讓她唱打炮戲下海，看看能不能走紅，菊朋自己仍唱他的言派戲，一齣「讓徐州」，征服了十里洋場，滿街都是「未開言不由人……」。慧珠在上海，先和父親演出「打漁殺家」和「賀后罵殿」，在合約期滿，臨別演出的那一場，戲院門口貼出大幅海報，寫著：「今晚特煩言慧珠小姐加演『全本扈家莊』，請勿失良機。」廣告一登出，戲票很快就被搶購一空。

慧珠台風絕佳，武功紮實，舉手投足，都有名角的架勢，演出十分賣力，加上她扮相俊俏，英姿勃勃，聲腔高亮，翎尾飄忽，幾乎是一個活生生的「一丈青扈三娘」。

從一出場就掌聲不絕，她起霸時，掏翎子、雲手、順風旗，動作嫻熟，姿態優美，在抽頭鑼鼓點的伴奏下，手持馬鞭、戟、連跑七、八個圓場、鶴子翻身一連五六個，又唱又舞、又跑又跳、一個人滿場飛。

觀眾熱烈的掌聲，更激出她的爆發力，一場精彩的演出，使她名揚滬濱。想不到自己與十六年前，父親第一次下海一樣，一炮而紅。（未完待續）